

邓 贤 / 著

父亲的 一九四二

这是父亲在
印缅战场留下的
唯一的照片。从
军那年他读高
中，刚满17岁。
他正驾驶一辆吉
普车停在路边，
拍照的人已经
记不得了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父亲的 一九四二

邓 贤 /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父亲的一九四二/邓贤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2

ISBN 978-7-02-009338-0

I. ①父… II. ①邓… III. ①传记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67907 号

责任编辑 付艳霞

装帧设计 刘 静

责任校对 常 虹

责任印制 史 帅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320 千字

开 本 680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22.5 插页 3

印 数 1—10000

版 次 2012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9338-0

定 价 36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目 录

第一章	黑色的翅膀	/	001
第二章	透明的血肉之躯	/	018
第三章	遥远的西行之路	/	033
第四章	江水依旧,涛声依旧	/	049
第五章	泪洒人间悲喜同	/	064
第六章	谁偷走了鲜花	/	074
第七章	上帝死了吗	/	086
第八章	我心飞扬	/	101
第九章	教堂里的撒旦	/	108
第十章	路漫漫其修远兮	/	122
第十一章	亲吻冰雪之巅	/	134
第十二章	印度的天空	/	148
第十三章	“火坑”蓝姆伽	/	164
第十四章	天竺恋歌	/	189
第十五章	天上有个绿太阳	/	205
第十六章	死神的眼睛	/	214
第十七章	穿行地狱的风	/	231
第十八章	木鼓咚咚	/	242

第十九章	恒河之约	/	253
第二十章	大空降	/	266
第二十一章	喋血密城	/	283
第二十二章	奔腾的伊洛瓦底江	/	300
第二十三章	复仇的地狱之火	/	317
第二十四章	破碎的阳光	/	335
后记	永远的父亲	/	347
附录	重庆参军第一人(节选)邓述义	/	350

第一章 黑色的翅膀

1

一九三九年六月的一天，也就是著名的“五三”、“五四”大轰炸过后不久，“火炉”重庆酷暑难耐。石头仿佛变软了，江水泛起金属的光斑，连聒噪的知了也躲进树荫噤了声。马路上的柏油被烤成了一摊烂泥，偶有车辆驶过，碾出一串湿漉漉的音符来。

午后父亲偷偷约了几个男同学下长江游泳。他们在美国教会创办的博学初中念一年级，身穿斜纹咔叽布的短袖校服，胸前一排闪亮的铜纽扣，显得优越感十足。这天没有空袭，城市恢复了喧嚣而忙碌的生机。

他们来到犄角沱的一处江湾。这里沙滩平坦水流舒缓，一块巨石正好可以挡住路人的视线。几个人转到巨石下面时，却见有个少年正准备下水。他跟他们年纪相仿，穿一件蓝布对襟衫，粗布短裤。父亲的同学老庚悄悄说：“这人是黄泥塘初中的，叫张兴富，外号‘江猪’。家里大人也是你们裕华的。听说本事可大了，能扎到江底石缝里摸鲶鱼呢。”“江猪”就是江豚。那时候长江上还没有建堤坝，也没有污染，重庆江段还常常能看见江豚成群嬉戏的身影。

父亲听了不以为然，尤其对裕华的孩子不以为然，自家老子就是裕华纱厂的老板。他径直走到张兴富面前嚷道：“喂，咱们下江里比试比试，你敢吗？”

张兴富不出声，提着自制的木头拖鞋，抱起衣物欲往下游去。父亲叫住他：“把手上的鞋放下。”张兴富迟疑着放在地上，父亲使劲把木拖

鞋扔进江水里说：“你不是会摸鲶鱼吗？捞鞋去吧。”

几个人大笑。张兴富咬紧嘴唇，狠狠地瞪了父亲一眼就追自己的鞋去了。

等他们“占领”江滩才发现，因为连降大雨，浑浊的江水像脱缰的野马奔腾而来，眼看就要漫上窍角沱码头了。老庾退缩了，愁眉苦脸地说：“这么大的水，要是我爸晓得了，回去要吃‘笋子烧肉’了。”

其他同学也附和说：“要是衣服裤子被水冲走了，光着腚多难为情啊。”

父亲利索地把衣裤打了个卷，用裤带捆起来顶在头上，说：“我要游到那座江心矶。你们回吧，胆小鬼。”

水流果然比平时急许多，身体被冲得歪歪斜斜的。游了一阵，发现不远处有个光光的脑袋时起时伏，待近了才认出来，正是刚刚被自己捉弄的“江猪”。只见他摊开四肢懒懒地漂浮在水面上，好不悠闲自在的样子。父亲顿时有些紧张，想悄悄溜走。不想张兴富忽然身体一翻朝他游过来。

父亲大惊，知道自己肯定游不过他，但也只有硬着头皮迎战。“江猪”却没有发起攻击，只是示威性地做了两个漂亮的“豚跃”——这种高高跃起的水上动作是一般泳者望尘莫及的，然后“噼噼啪啪”地游走了。豚跃掀起的水浪让父亲呛了几口浑水，但他松了一口气：“江猪”显然放了自己一马，不然凭那小子水性自己有得苦头吃。

接近江心时有一个水涡，父亲小心地避开去。长江水势复杂，漩涡密布，到处都有水妖设下的陷阱。他原本打算游到江心矶航标站歇口气，取一颗生锈的螺丝钉明天好向同学炫耀，但游过来才看到江心矶礁石已经被洪水淹没了，航标站在激流中歪歪倒倒。他不禁有些慌乱，看来不仅取不到螺丝钉，连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了。

就在这时，有个东西重重地撞了他一下。他不高兴地回头一看，一个人正龇牙咧嘴地朝他笑呢，肚子鼓得老高。仔细一看，眼睛早已是两个洞了，白森森的骨头露着。是个死尸！

父亲吓坏了，大叫一声正欲躲开，又有几个人迅速围拢来。有的哭丧着脸，有的怒气冲天，还有的对他挤眉弄眼做怪相。他不禁魂飞魄散，屏住呼吸，一个猛子扎下去。直到憋不住气浮起来一看，不禁头发

根根倒竖，江面上有密密麻麻的浮尸。这才猛然记起，上月的大轰炸中，很多无人认领的遇难者被当局草草掩埋在江滩上。如今洪水一到，膨胀的尸体就自动漂浮起来，浩浩荡荡地结伴而行，仿佛地狱之门打开一样。

父亲在江水中左冲右突，一心要逃离那些浮尸的包围，不料情急中却落入了“锅底堰”。锅底堰是由江底吸水洞（暗河）造成的锥形漩涡，小木船被卷进去也会无影无踪，人更是不值一提。父亲发现这个致命错误为时已晚，江水猛烈地打着旋，连浪花都散发出死亡的阴森气息。他听见死神在得意地狂笑，只好抡圆手臂顺着漩流方向猛冲，除了拼死一搏别无出路。不幸的是，漩涡是一张水妖精心编制的大网，父亲心一慌手脚就乱了，连呛几口水，水里仿佛伸出许多柔韧的触角，裹住他，拖住他……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父亲睁开眼睛，有个人正在吭哧吭哧按他的肚子。是“江猪”，他身上多处被岩石划破了，还流着血。父亲吃惊地说：“是你……”

张兴富看见他醒了，站起身来就走。父亲连忙叫住他。见自己难为情地捂住下身，张兴富很不情愿地将换下的裤衩扔给他。父亲又接着央告说：“你千万莫告诉人，莫让我父母知道。”

张兴富低头看自己的光脚丫，转身走了。

2

由于敌机空袭频繁，学校提前放暑假。父亲喜出望外，终于有机会实现心愿，邀请客人到他私人空间做客。客人的主角自然是黄泥塘初中的张兴富。

所谓“私人空间”，其实只是祖父在江岸边修建的一个钢架库房。库房耸立在缆车索道旁，视野开阔，凉爽的江风穿堂而过；因此成为厂里孩子向往的游乐场。但是库房重地闲人免进，于是他就常常带领他的伙伴们翻墙入室，同守库房的老头打游击。

父亲邀请的客人分别是大表哥楚士安，士安的好友林志豪，同学老

庾,以及他的救命恩人张兴富。士安比父亲述义大六岁,是重庆名校南开中学的高中生,还是篮球队队长和学生政治部长,他对这个表哥崇拜有加。张兴富本不想来,可父亲多次诚心相邀,他也就不好意思再拒绝了。老庾本名庾嘉庆,是临时请来当陪客的。

几位客人跟着主人钻水沟、爬围墙,终于爬上高高的库房棉纱包时,都对父亲的私人空间赞不绝口。

父亲做了精心准备。他向家里要钱买了一双机制胶底布鞋,那时候多数人家的孩子都穿自制手工布鞋。这是他特地为张兴富准备的礼物,含义不言自明。张兴富坚决不肯收这份厚礼,大家一致劝说,他才红着脸接过去。父亲准备的还有一书包从街头地摊上租来的连环画,一包冠生园制作的奶油点心和事先装在五磅保暖瓶里的糖水冰棍。张兴富和老庾立刻就被连环画吸引了,他们捧着《忠义杨家将》和《岳家军传奇》看得津津有味。表哥士安和他的同学林志豪却对连环画没有兴趣,两个高中生一面吹着习习凉风吃糖水冰棍,一面表情严肃地讨论抗战局势。

士安不爱穿校服,只穿一件北方人常穿的对襟布纽扣短衫。他原来在河北上学,他父亲,也就是父亲的大姨父,是石家庄大兴纱厂的少东家。因为抗战爆发,辗转迁徙耽误了学业,士安二十岁才念完高三,如今正准备参加高考。不幸的是,由于敌机空袭学校提前放假,高考也变得遥遥无期了。而林志豪的父母都是南洋华侨,因为参加陈嘉庚先生组织的南洋机工团回国抗战,孩子就送回国内来念书。这个皮肤黝黑、其貌不扬的小个子男生,博闻强识博览群书,志向是做个像黑格尔那样伟大的哲学家。父亲崇拜表哥和他的同学,不仅因为他们学习优异志向远大,还因为他们身上有种与众不同的东西吸引着他,尽管他一时还无法说清是什么。

父亲打开盒子分点心。当奶油点心的香味在空气中弥漫开时,大家都使劲咽口水,父亲把第一份点心送给新朋友张兴富,张兴富眨眼工夫就吞进肚子,他从来没吃过。父亲见他舔干净手上的奶油后故意转过身去,就慷慨地把自己那份也让给他。林志豪吃完点心后遗憾地说:“在南洋的时候,我吃下过一整只奶油蛋糕。”

士安笑道:“那有什么难的,我也能吃完一只。”

张兴富忽然激动地宣布：“敢不敢打赌，我准能吃下三只！”

大家都笑，说现在哪有这种好事，等将来不打仗了再跟你赌。正说笑着，厂门口传来尖细高亢的女生湖北腔。父亲的湖北老家湖泊众多、水面开阔，女人们都喜欢隔着湖岸高声说话，个个都把嗓子练成了花腔女高音。父亲听出有个熟悉的声音是表姐如兰。如兰是士安的妹妹，正在医科学学校念书，长相甜美、人见人爱。志豪的表情突然变得不自在起来，脸兀自红得像石榴。父亲有些奇怪，但问号未及展开，脑袋里就踩进许多看不见的靴子来。

仿佛开来一队巨人，他们狂暴地跺着脚，咚咚地敲击铁皮屋顶。是许多飞机同时发出的震耳欲聋的吼叫。士安失声叫道：“不好，空袭……”

没等他们逃出库房，一声山崩地裂的巨响席卷大地，爆炸掀起的气浪如同海啸那样轻而易举地掀翻屋顶，刮倒钢梁钢架，把百余斤重的棉纱包毫不费力地抛向空中。当父亲从晕头转向的翻滚中清醒时，他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一片草地上，身体竟然完好无损，他的同伴也都幸运地与死神擦肩而过。

工厂到处都在起火，爆炸的浓烟像黑云一样遮天蔽日，浓烈的硝烟和灰土尘屑令人窒息。表兄士安大喊：“快跑，到防空洞去！”几个人都如梦初醒，慌慌张张跳起身撒腿就跑。

3

当燃烧的天空渐渐冷却下来，空袭的乌云终于散开去。连重新露面的太阳也变得胆怯起来，它半闭着眼睛，似乎不愿目睹战争恶魔留下的种种人间惨状。父亲看见自己熟悉的工厂变成了一座地狱，仓库成了废墟，厂房东倒西歪，到处都有烧焦的树木和房屋，到处都是触目惊心的弹坑和断垣残壁。他像只没头苍蝇在废墟上乱窜，大声呼唤表哥和志豪的名字，但是他的声音很快就被嘈杂的声浪淹没了。刚刚经历“无区别轰炸”的重庆，到处都是撕心裂肺的哭喊和哀号。

在一处墙根下，他看见有两个人挤在一起。大人用身体护住孩子，

孩子身穿博学中学的深蓝色校服。裕华纱厂好些湖北职员的孩子都在博中念书，父亲认出来，这是外号“小干猴”的本班同学，大人是他爸爸，纱厂的账房侯先生。他连忙叫了一声，但是同学没有理睬，于是他提高声音宣布说：“飞机走了。”

同学依然偎在大人身上，连头都懒得动一下。父亲疑惑地想，难道这小子现在也能睡着？“小干猴”是个瞌睡虫，上课老打瞌睡，于是他上去摇摇说：“喂，快起来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同学的小脑袋竟然像颗熟透的水蜜桃那样滚落到地上。“小干猴”被弹片齐齐整整地切断了脖子。侯先生失去平衡，仿佛也不大情愿地慢慢歪倒在地，背上现出一大摊紫黑色淤血来。父亲魂飞魄散，转头慌慌张张地逃回家去。

工厂外面，一队宪兵拉起警戒线拦住去路，路边水沟里倒插着一颗哑弹，能看见弹壳上印着白色的英文字母“USA”。父亲知道这是“美国制造”的缩写，但是他弄不懂为什么美国人制造的炸弹会落在中国人头上？

纱厂车间浓烟滚滚，救火车和救护车开进开出，许多人都被宪兵挡住不让过去。父亲在人群里挤来挤去，不想却看见了士安和志豪。父亲指着水沟里的炸弹问怎么是美国制造的？林志豪说这些炸弹原本都由美国工厂制造，由军火商卖给日本人，然后装上日本飞机轰炸中国。迄今为止，日本百分之九十的废钢铁和百分之六十五的军火都来自美国。

父亲苦恼地说：“这么说，美国人也跟日本人一起打中国人？”

士安严肃地纠正表弟说：“如果中国人有钱，也能买这些武器，但是国民政府太穷，买不起西方军火。”

这时一辆救护车响着警笛开过去，人群中乱纷纷传说，铜元局一带也遭了轰炸，还抓住一个给飞机发信号的汉奸。士安家就在铜元局对过的公馆街，那一带有许多深院大宅和豪华公馆。士安心急火燎，瞪着眼睛往前闯。担任戒严的宪兵军官倒是个很和气的人，耐心对他们解释说，戒严是因为山上的金银湖炸塌了，大水引发山体滑坡，冲走了不少房子。

父亲好像挨了当头一棒，因为他家就在金银湖边上，那两人也替他

着急起来。于是三人慌慌张张地绕过警戒线,沿着一条曲曲弯弯的棒棒小路没命地朝山上奔去。

所谓“金银湖”是纱厂建厂时在山坡上修建的一座大型蓄水池,抽取长江水供应全厂生产和生活之用。蓄水池很大,有十几亩水面,即使枯水季节也可供全厂数月之需。为防汉奸投毒还放养鱼苗,夏日碧波荡漾,冬日清澈见底。祖父是湖北人,对家乡的湖泊金银湖情有独钟,因此取名。然后又在湖畔建起一幢两层红砖小楼,人称“张公馆”。

该厂迁渝的员工和家属多达数千人,这些嗓门很大、脾气火爆的外省人都住在山下临时搭建的棚屋里。张兴富的家就是这些简陋棚屋里的一间。

棒棒小路原本就不大好走,加上山石阻塞,更是险象环生。半路遇见几个抬伤员的老乡,父亲连忙打听张公馆的消息。老乡都是山下村子的农民,不大说得清楚山上的情况,只说山上的大水冲下来,把许多房子和人畜都冲到江里去了。父亲的脸都白了,发疯一样赶到山坡上。眼前一幕令人目瞪口呆:碧波荡漾的金银湖不见了,父亲的家也不见了,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来。父亲脑袋“嗡”地一响,腿一软就跌坐在地上。

士安连忙安慰他,万一泥沙把房子掩埋,或者还有活人也说不定。刚说完,忽然有种金属敲击声从地下传来,凝神谛听,肯定不是错觉。父亲顿时激动起来,家里有间不大的地下室,是地下室有人呼救!

父亲跪在地上用双手刨起那些厚厚的淤泥来,士安、志豪也从附近找来工具,他们奋力挖开泥土、沙子和堆积物,搬走石头和杂草树木,不久果然刨出一扇被掩埋得严严实实的铁门来。当一抹斜斜的阳光照进那座如同墓穴的狭小空间里时,家人已经憋得面色发青、奄奄一息了。原来这天空袭来得突然,来不及跑去防空洞的家人都躲进了地下室,只是没想到躲过了炸弹却没能躲过大水,滑坡挟带的泥沙正好堵住了地下室的铁门。父亲的姆妈柳韵贤双手合十,连连念叨“阿弥陀佛”。

祖父被人背出来。年近七旬的老爷子拒绝别人送他去医院建议,而是不容商量地吩咐:“叫滑竿来!我去厂里——要快!”

祖父名叫张松樵，是湖北有名的“棉纱大王”。张家祖上并不姓张，姓邓。清朝咸丰年间，张松樵祖母从河南邓州逃难来到湖北汉阳，把一个年幼的儿子过继给当地的张姓山民，从此中原邓氏就变成了湖北张氏。中原有“三代还姓归宗”的民俗，因此年逾五十的张松樵在迎娶了刚满十八岁的纱厂女工，三姨太柳韵贤之后，生下的子女便一律回归祖姓。

抗战爆发的第二个年头，张松樵一家由湖北武汉搬迁来渝，途中机器损失过半。却没想到剩下的机器一落地，立刻又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。大后方什么都缺，唯独不缺人，因此工厂实行日夜两班制，产品源源不断地运出工厂，成为支撑大后方市场的顶梁柱。自然，裕华纱厂也就成了日本人的眼中钉。

老爷子一进工厂就下了滑竿，不许别人搀扶。纱厂里原棉、纱捆、纱包和布匹堆积如山，罪恶的日本飞机使用了专门摧毁城市的高爆炸弹和稠油燃烧弹，爆炸引燃的大火足足有几层楼高。冲天烈焰无情地吞噬厂房，吞噬机器和来不及逃生的人们，近千度的高温一瞬间就能把钢架熔化，人们即使隔着数十米距离也难抵挡烈焰的威力。老爷子眼看着工厂在烈焰中化为灰烬，面色如冰、沉默无语。直到来到火势较小的印染工间，看见许多工人还在奋力抢救机器和原料桶时，他的表情才有所缓和，对指挥救火的石厂长说：“告诉他们注意安全……莫要再伤到人了。”

正在这时意外发生了，一桶高温炙烤的化学剂忽然爆炸，巨大的气浪掀翻了数吨重的机器。老爷子躲避不及，像片树叶那样被气浪卷下台阶。这回他真的站不起来了。

这一天注定是父亲十四岁的人生中最黑暗的日子：家里遭轰炸，工厂被烧毁，爹爹身负重伤被紧急送往红十字医院抢救。夜幕降临，他们被安排与厂里员工的家属一道挤在临时棚屋里。养尊处优的父亲即使是在逃难期间，也没受过这样的罪。

一觉醒来,不见了姆妈,父亲连忙爬起身来到处找。山坡上到处都是睡不着觉的大人,他的姆妈坐在一块石头上,眼睛直愣愣地望着山下的市区。父亲连忙紧挨着她坐下来。姆妈知道儿子饿了,但是她也没有办法,只好紧紧地把他搂住。远处还有什么地方着着火,山城的夜空被烧出一个大窟窿来。黑暗中有人唧唧喳喳地说,燃火那一带就是铜元局,听说已经烧掉了几条大街。

表哥士安家就在铜元局公馆大街,不知道情况怎样了,姆妈的湖北仙桃口音在黑暗中叹息道:“儿(日)本人造几多孽啊。梅子家莫要出事哦……只要平安就好。”

父亲心里荡起一股豪气来,冲口而出:“等我长大了,一定要杀光这些万恶的日本鬼子!”

姆妈叹口气说:“那么多军队都挡不住,你拿么子杀哟?”

父亲说:“我上前线去,拿机枪嘟嘟嘟扫射!”

姆妈呵斥道:“瞎说!好铁不打钉,好男不当兵。要是叫你爹爹听见了,他要发脾气的!”

父亲不服气地顶嘴:“么子好男不当兵嘛?没人当兵上前线,日本鬼子不是要打到重庆来了?”

姆妈耐心开导儿子:“傻孩子,乡下人没饭吃才当兵,咱们怎么能上前线打仗呢?你还是个学生,得好好念书,出国留洋,学好本事将来好接你爹爹工厂的班……”

父亲沉默了。柳韵贤却在一个劲地念叨姨妈家的事。父亲有两个姨妈,大姨妈就是梅子,小姨妈叫莲子。莲子姨妈嫁给了长江轮船公司的范经理,住在市区。梅子姨妈,就是表哥楚士安和表姐楚如兰、表妹楚鸿雁的母亲。楚家虽有雄厚资产,但是因为华北沦陷太快不及搬迁,楚姨父又不愿意跟日本人合作背上汉奸卖国贼的骂名,故举家逃难来到重庆。日本人把沦陷区不合作的中国工厂统统作为“敌产”没收了,所以楚家事实上已经破产,如今不得不靠银行存款和变卖细软过日子。

这一夜无比漫长,直到天亮时佣人家成从医院带回消息,说老爷子并无生命危险,只是腿折了,需要住院治疗一段时间。姆妈重重地舒出一口气来,低声念叨“阿弥陀佛菩萨保佑”。

上午,厂里的后勤主任安排家属疏散到村里老老家借宿。老板一

家则被安排搬到黄角垭去,厂里已经租下一座宅院给他们过渡。正忙乱中,铜元局那边慌慌张张跑来一个人,颠着一双小脚,是梅子姨妈家的女佣苏大嫂。柳韵贤一看见苏大嫂就连忙向她招手。苏大嫂蓬头垢面衣衫褴褛,像个灰堆里打滚的讨饭婆。一见柳韵贤就像找到救星,拍手顿足地哭起来:“哎呀太太、少爷喔,了不得啦……”

苏大嫂是北方人,厚嘴唇,她的家乡话永远像煮不熟的夹生饭,常常叫南方人摸不着头脑。等大家终于弄明白,不由得全都惊呆了:楚姨夫、梅子姨妈还有小表妹鸿雁都被压在垮塌的房屋里,等刨出来的时候都已经走了……

突如其来的噩耗像滔天的洪水再次重创了父亲一家,把他们的精神防线冲得七零八落。这天敌机破例没有轰炸,人们扔下自家的事情开始张罗楚家的丧事。灵堂布置起来,灵幡扎起来,白云寺的和尚也请来,送丧的料器班子也敲打起来。三口散发着刺鼻桐油气味的棺材显眼地摆放在灵堂中间。这时父亲听见姆妈不满地质问苏大嫂:“士安哪里去了?这伢,也算个大人了,这大的事为么子不见人影?”

苏大嫂一拍大腿说:“哦啊呀,大少爷一夜都在救火,后来就不见人影了。”

姆妈吩咐说:“你快去把士安和如兰给我找回来。另外,这件事先不要告诉老爷,赶快派人去厂里打电话催,莲子怎么还没过来?”

莲子姨妈裹在丝绸条纹旗袍里的身影终于出现了,她像条肥胖的金鱼扭动着身体从江岸边的空气中急急忙忙地游过来,两眼红肿。父亲想跟她打招呼,可她视而不见,直奔灵堂。不一会儿灵堂里就传出来撕心裂肺的高腔。父亲看见重庆的天空涂抹着许多黑烟,像一张难看的花脸,偶然露出来的光线,像这个花脸上淌下的泪水。

中午苏大嫂回来了,报告说:“大少爷不见了。有人猜他可能受了刺激出走,也有人说看见他在火场救人,搞不好也给烧没了。还有人担心楚少爷一时想不开,跳江寻了短见。”

看柳韵贤的脸色越来越难看,苏大嫂赶紧闭嘴。柳韵贤说:“再派人去找,一定要找到他!”接着又问:“如兰呢?”

苏大嫂赶紧说:“听见消息当场就昏过去了,在医院里躺着呢。”

姆妈抹着眼泪叹息：“可怜的孩子！”

父亲最想见到的人就是表哥楚士安，他很想在这种时刻同表哥在一起。

尽管姆妈派出好几拨人去找，表哥却像遁入地下一样无影无踪。父亲忽然灵机一动想起一个人来。这人是表哥的影子，他肯定知道表哥的下落。想到这里，他跳起身来悄悄离开灵堂，坐上渡船直奔热闹的朝天门码头。

5

朝天门码头附近有一条叫“黑脚巷”的石板小巷，濒临江岸，都是沿江而建的木楼，因悬空一侧用木柱固定在石壁上，当地俗称“吊脚楼”。父亲凭着记忆找到巷尾一座吊脚楼，敲响房门后好一阵才有人出来开门，却是个鹅蛋脸的女生，长着一双好看的杏仁眼，柳叶眉上挑着两个大大的问号。父亲以为敲错门了，正待退出来查看门牌，却听见志豪的声音说：“这不是士安的表弟吗？”

父亲一下子高兴起来。志豪身后正是全家人到处寻找的表哥楚士安。屋子里还有一群学生模样的年轻人，个个都拿严肃和警觉的眼神看他，听说是士安的表弟，才放松下来，继续各自做事。一个体格魁梧得像摔跤力士的平头——别人叫他“河马”，双手握紧一把日本武士长刀有模有样地比画着。另一个留长头发的眼镜书生，气质忧郁得像个爱情诗人，也在擦拭一把锈迹斑斑的刺刀。还有一个矮小结实，头发打着卷、手臂上刺着青龙文身的男生，正在耐心地用锉刀打磨一把鱼叉。而林志豪却在摆弄一张渔网。

他们都像成年人一样抽烟，大声骂脏话。透过呛人的烟雾，父亲看见自己崇拜的表哥变成了一个陌生人，他赤裸着上身，背上几条乌黑淤血的伤痕尤其刺眼。他不理睬父亲的招呼，继续眯缝着眼睛，嘴里叼着香烟，鼻孔像烟囱一样冒着青烟，手里握着一支棒球棍比比画画，仿佛向看不见的对手发起进攻。尽管表哥表情显得凶巴巴的，但是毕竟难掩悲哀的底色，因此他的凶相看起来不像狼，倒像条无家可归的狗。仅

仅一昼夜，父亲心里爱整洁，爱运动，懂礼貌，有教养的表哥就变成了这样，连下巴上都长出杂草样的胡须了。

父亲觉察出这伙人一定要干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心中亢奋起来，但是他不敢贸然多嘴，唯恐表哥把他赶回去。士安终于放下棒球棍，没好气地问他：“你来做什么？”

父亲说：“来找你。家里到处找你。”

表哥说：“我不回去。”

父亲不敢多说，只好小心回答：“是。”

志豪劝道：“你要不还是回去看看，这里有我们呢。”

士安面色冷冷地回答：“自古忠孝不能两全，尽忠即尽孝，是为天下的父母报仇。”

父亲心中咯噔一跳，血流顿时加快，表哥果然要干大事！他急切地盯着表哥，好奇心暴露无遗。表哥站起身来，冷冷地警告道：“不许把看见的事情告诉任何人。”

父亲立即顺从地点点头，脸上满是巴结讨好的表情。不料表哥又说：“你回去，马上走。”

父亲顿感委屈无比，自己对表哥这么忠诚，不管发生什么事都愿意同他站在一边，可是他却赶自己走。于是他拧起脖子恶狠狠地回敬道：“我就不回去……你要赶我走，我就告诉姆妈去！”

表哥放缓口气说：“你太小，这里很危险！”

父亲顶撞说：“你也比我大不了几岁！”

还是志豪出面劝说：“算了算了，就让述义留在这里吧，反正不碍事。”父亲感激地看他一眼。这时有人说：“罗霞，给你派个勤务兵，别把他弄丢了。”

罗霞就是那个开门的漂亮女生，她走过来摸摸父亲的头说：“小朋友，你别怕，我会照顾好你的。”

父亲梗着脖子说：“我才不怕呢，我秋天就念初二了。”

罗霞说：“好的好的，是大朋友。”

刺青男生开玩笑：“是男朋友。”

父亲狠狠地瞪他一眼，众人大笑，气氛缓和许多。